

CLASSES

世界另类文学龙虎榜

MUCKRAKING
WORLD

LITERATURE

贪欲的角逐





贪欲的角逐

[法] 爱弥尔·左拉
林小培 译

远方出版社

贪欲的角逐

第一章

归途中，湖畔堵塞着返程的车辆，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不得不放慢步子行走。有时，由于塞车严重，它甚至得停下来。

太阳就要落山了，十月的天空现出一种波纹状的浅灰色光亮，淡淡的云浮在天际。一抹余晖，从远处挂着瀑布的群山落下，映着堤岸，长长的车流沐浴在橙红和惨白的光芒之中，变得一动不动。金色的光辉，车轮反射的闪光，仿佛沿着这辆马车草黄色的、用衬托法装饰的图案固定下来，周围的景色映照在马车厚厚的蓝色壁板上。此外，橙红色的夕阳从后面照着马车上部，使靠座位的半折的车顶篷上的铜钮熠熠生辉，马车夫和仆人身着深蓝色号衣，灰黄色裤子，黑黄相间的背心，呆立在一旁，一副认真而耐心的样子，就像所有大户人家的仆役一样，塞车并不会使他们怒形于色。他们饰有黑色帽徽的帽子，看上去十分气派。唯有那几匹套着红棕色漂亮辮头的马，在不耐烦地喘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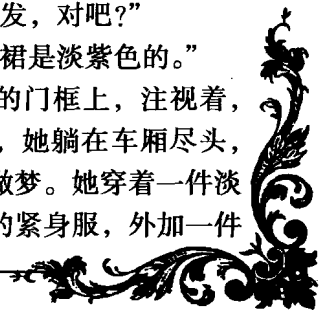
“瞧，”马克西姆说，“洛尔·德·奥里涅，在那儿，在那辆四轮轿式马车里面……瞧啊，勒内。”

勒内的身子向前微微地欠了欠，眨了眨眼睛，看不太清楚，便优雅地撇起了嘴。

“我以为她逃走了呢，”她说，“她染了头发，对吧？”

“对，”马克西姆笑着回答，“她身上的丝裙是淡紫色的。”

勒内，向前俯着身子，手扶在马车低矮的门框上，注视着，她从忧郁的睡梦中醒过来了，一个小时以来，她躺在车厢尽头，就像躺在一张长安乐椅上似的，默默地做梦。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丝裙，上面套了罩衫和镶有宽大褶边的紧身服，外加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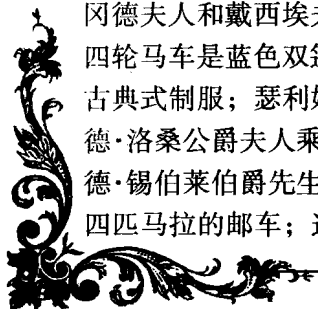


贪欲的角逐

淡紫色天鹅绒翻领的白色短呢大衣，举止高雅，落落大方。她那奇特的淡黄褐色的头发使人联想到精制黄油的颜色，一顶饰有一束孟加拉玫瑰的薄帽微微遮盖着头发。她继续眨着眼睛，像个顽童似的，纯净的额头上横过一道长长的皱纹，上嘴唇翘着，跟那些正在赌气的孩子的嘴唇一个样。由于她看不清楚，她便拿起了夹鼻眼镜，一副玳瑁装饰的男式夹鼻眼镜，她用手举着，没有放到鼻梁上，她极为平静安样地尽情观察胖胖洛尔·德·里涅。

车辆仍带留不前。排成长列的众多的轿式马车，在这秋日黄昏的布洛涅树林里，连结成一条长线，色调显得很阴暗，在这长线之间，在这色调之中，车窗的玻璃，马的辔头，车灯的银色柄把，和高踞于座位之上的仆人的服装饰带，则泛出闪光。一辆双篷四轮马车里，丝绸或天鹅绒的织物及女人的服饰，不时沙沙作响。渐渐地，一切喧闹都沉寂下来，归于平静。行人的谈话声传入车厢中。人们从车门间相互默视着；没有人再交谈，在这等待之中，只听见鞍辔发出的格格声以及某匹马烦躁的踏蹄声。远处，布洛涅树林里的嘈杂声正在渐渐消失。

秋季即将过去，可这里云集着整个巴黎上流社会：德·斯特尼克公爵夫人，坐着八簧轿车；德·洛威伦斯夫人坐在鞍具配备十分得体的四轮敞篷马车上；德·梅因霍德男爵夫人乘着一辆枣红马拉的、驾驶座在后面的漂亮双轮马车；万斯卡伯爵夫人和她那几匹花斑小种马；达斯特夫人和她那几匹出色的黑骏马；德·冈德夫人和戴西埃夫人坐的是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小茜尔维娅的四轮马车是蓝色双篷的。还有正在服丧的堂·卡洛斯身着庄重的古典式制服；瑟利姆·帕夏头戴他那顶没有总督官衔的土耳其帽；德·洛桑公爵夫人乘着饰有撒了白粉的彩色缎带的双座四轮马车；德·锡伯莱伯爵先生乘的是狗拉车；辛普森先生乘的是最漂亮的四匹马拉的邮车；这里聚集了所有的美国侨民。最后是两个乘坐



贪婪的角逐

出租马车的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前面的车辆挪动了，渐渐地，整条长列开始缓缓转动起来。这恰似一个信号。无数亮光闪烁，车轮很快交相辉映，马匹晃动的鞍辔泛出星星闪光。大片玻璃反光掠过地上和树上。鞍辔和车轮的光亮，落日火红的余晖映照在涂了漆的车门护壁板上的光芒，空中飘动的五彩缤纷的缎带和车里仕女们盛装投下的浓烈的色泽，伴着低沉、持续、有节奏的辘马疾走声前行。车队在这样的嘈杂声和这样的光亮中不停地前行，仿佛是前面的马车在牵动着后面所有的车辆行走。

勒内任凭重新启动的马车轻轻的摇晃，她重又半卧在座垫上，夹鼻眼镜落了下来。她怕冷地拉过车厢内绷紧的熊皮的一角，这熊皮光滑柔软得像一层雪。她戴着手套的手埋进轻柔的长而鬃曲的皮毛中。一阵轻风吹拂，十月温和的下午为树林带来一些复苏的春意，使那些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得以乘坐敞篷马车出来走走，可是却了随着阴冷的夜晚的到来而结束了。

一时间，少妇缩成一团，她又感受到一点暖意，沉浸于在她前面转动的那些车轮引起的舒服的晃动中。然后，她抬头望望马克西姆。而马克西姆的眼光正直勾勾地盯着那些躺在敞篷马车和相邻的双篷四轮马车上的女人。

“真的，”她问，“你觉得她漂亮吗，那个洛尔·德·奥里涅？那天，当宣布拍卖她的钻石的时候，你们可汲少赞美她！……噢，你没看见你父亲在那次拍卖中为我买的项链和羽饰吗？”

“当然了，他干得非常不错。”马克西姆带着刻薄的笑容，答非所问地说，“他是在想办法替洛尔还债，同时为妻子买了首饰。”

少妇轻轻地耸了耸肩。

“捣蛋鬼，”她微笑着，低声说道。



贪婪的角逐

年轻人俯身朝前，视线停留在一位女士身上，她的绿裙袍引起了他的兴趣。勒内将头微微下垂，眼睛半睁半闭，懒洋洋地望着大道两旁，什么也没看见。右边，一些矮树丛缓缓掠过，一些低矮的乔林，树叶焦枯，枝丫细长；不时地，在骑马者专用的大道上，有一些身材瘦削的男士经过，他们的坐骑在奔跑中扬起阵阵细沙的烟尘。左边，花坛和树丛将向下延伸的狭窄的草地分割开来，草地下面，沉睡着的清澈的湖水，没有一丝泡沫，就像园丁的铲子在湖畔明显铲过似的；在这明镜的另一端，有两个小岛，连接其间的那座小桥形成一条灰色的铁杠，岛上矗立着壮丽的岩壁，暗淡的天空中映衬出冷杉树和常青树那夸张的线条，常青树在湖水中形成墨绿的倒影，宛如巧妙地悬在天际的幕布上的流苏。这大自然的一隅，这仿佛新近绘制的布景，笼罩在暮色之中，沐浴在青色的雾霭里，这团青雾远远地展示出一幅精美迷人的画面，一种海市蜃楼般的景色。对岸，岛上的木屋式别墅，就跟前一夜才涂过漆似的，发出新玩具一样的光彩；黄沙铺就的缎带，花园狭窄的小径，蜿蜒伸过草坪，围绕在湖的四周，湖边上是一些摹拟乡间植物形状用铸铁制做的枝丫，在这最后的时刻，在湖水和草地柔和的绿色之间，显得不那么协调。

勒内早已习惯了这片优雅精致的景色，她再一次觉得疲惫，眼睑完全耷拉下来，只是盯着白云缠着熊皮上的长毛的纤细的手指。而车队有规律的小跑引起了阵阵摇晃。于是，她抬起头来，向两位并排躺在八簧马车里的神情倦怠的多情的年轻女人致意，这辆马车正带着轰隆隆的响声驶离湖边，朝旁边一条小路驶去。其中一位是德·艾斯巴芮侯爵夫人，她的丈夫现任皇上的侍从副官，不久前曾公开宣布接受共和，引起了旧贵族势力的不满，他是第二帝国最著名的风云人物之一；另一位是哈弗奈夫人，丈夫是科尔玛的一位苦业巨头，丈夫是亿万富翁，第二帝国使他成为



贪欲的角逐

一名政界要人。勒内在寄宿学校时就认识了这两个形影不离的好友，因为人们都说她们有漂亮的外表，她便称呼她们的小名阿德丽娜和苏珊娜。在给了她们一个微笑以后，她正打算重新缩作一堆的当儿，被马克西姆的笑声吸引过来。

“不，真的，我烦得很，不想笑，说正经的，”她说道，一面望着这个年轻人，他正开玩笑地注视着她，还讥笑她不雅的附卧姿势。

马克西姆用一种古怪的声音说：

“我们会忧心忡忡，我们会妒忌他人！”

她显得十分惊诧。

“我！”她说，“为什么要妒忌？”

然后她轻蔑地努努嘴，好像知道了什么，补充道：

“啊！是的，胖洛尔！我一点都没想到，得。如果阿里斯蒂德，就像你们大家想要告诉我的那样，已经为这姑娘还了债，因而使她不用流落他乡的话，那么他比我想象中大方得多。这将使他重新得到女人们的宠爱……可敬的人，我真是服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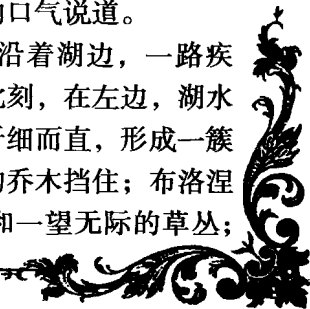
她微笑着，用一种友好而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出“可敬的人”几个字。蓦地，她又变得十分忧郁，环顾着她周围那些不知如何打发时光的妇人们失望的目光，低声说：

“啊！我非常想……不，我并不妒忌他人，一点也不。”

她住了口，犹豫起来。

“你瞧，我烦着呢，”她终于用一种粗暴的口气说道。

接着她打住话头，双唇紧闭。车队一直沿着湖边，一路疾行，远处可听见一种特别的瀑布般的嘈声。此刻，在左边，湖水与马路之间，耸立着一片葱翠的小树林，枝干细而直，形成一簇簇奇异的小圆柱。右边，通路被矮林和低低的乔木挡住；布洛涅树林伸向其间夹杂着几棵大树的宽敞的草坪和一望无际的草丛；



贪欲的角逐

绿色的地毯微微起伏，直至“猎舍门”，放眼望去，低矮的栅栏，就像一截黑色的花边挂在他平线上；此外，斜坡之上，波浪起伏的地方，是一片萋萋的芳草。勒内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广阔的地平线，那沉浸在夜色之中的柔软的草地，使她内恹的空虚越发强烈。

一阵沉默之后，她以一种愠怒的口气重复道：

“啊！我烦着呢，我烦得要死。”

“你明白你并不快活吧，”马克西姆不动声色地说道：“你有些神经质，的确如此。”

少妇再一次躺倒在车厢尽头。

“不错，我是有些神经质。”她冷冷地回答。

然后她像个母新似的。

“我老了，我亲爱的孩子；我快三十岁了。真可怕。我乐趣全无……你才二十岁，还不能理解……”

“你对你曾经抚养了我感到后悔吗？”年轻人打断她的话问，“时间似乎太长了点。”

她以一个淡淡的微笑回应这句不得体的话，就像对待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说出的俏皮话一样。

“我劝你不要抱怨。”马克西姆接着说，“你每年要花十几万法郎用于穿着打扮，你住的是豪华公馆，你有名贵的骏马，你随心所欲，报纸上谈到你的每一条新裙子就像谈论一件新近发生的大事；女人们忌妒你，男人们宁可少话十年也要吻一下你的手指……这不假吧？”

她点点头表示赞同，但没有回答。她垂下眼皮，又开始卷弄起熊皮。

“行了，别谦虚了，”马克西姆继续说，“干脆承认你是第二帝国的一根台柱吧。在我们之间，尽可谈论这些事情。在任何地



贪欲的角逐

方，在杜伊勒利宫，在大臣府邸，在一般百万富豪家中，不论职位高低，你都居于优越地位。你没有驻足的地方，就没有乐趣可言。我斗胆说一句，如果我对你还怀有敬意的话，我要说……”

他停顿了几秒钟，笑着；然后他大胆地将这句话说完。

“我要说你可真是为所欲为。”

她对此不以为然。

“可你还厌烦呢！”年轻人带着一种滑稽的冲动接着说，“这真该死！……你想要什么？你还想穿什么呢？”

她耸耸肩膀，表明自己也不知道。尽管她低着头，但马克西姆还是看到她的表情是那么严肃，那么阴郁，他住了口。他看见车队走到湖的尽头，渐渐分开，将宽大的十字路口塞满。车辆越来越稀，高傲优雅地转着弯子；辕马急促的小跑声在坚硬的地面上清晰可辨。

四轮马车为了追上车队，拐了个很大的弯，车身的颠簸使马克西姆产生了一种模糊的肉欲的快感。于是，他停止了对勒内的攻击：

“喂，”他说，“你应该去坐一下出租马车！那会很有趣的！……哎！瞧这帮返回巴黎的人，都为你而倾倒。他们把你尊为一位王后，你的好朋友德·缪西先生几乎要吻你了。”

这时，有一个骑马的人正向勒内致意。马克西姆以一种虚伪的嘲弄口吻说着。而勒内则勉强侧了侧身，耸耸肩膀。这一次，年轻人显出一副失望的样子。

“真的，”他说，“我们说到哪儿啦？……噢，上帝，你什么都有了，你还要什么呢？”

勒内抬起了头。她的眼睛炽热地闪着光，一种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强烈的需求。

“我需要别的东西，”她低声回答。



贪欲的角逐

“既然你一切都有了，”马克西姆笑着回答说，“别的东西，则无足轻重了……这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她重复道。

她不再往下说了。她完全转过身去，注视着在她身后消失的奇怪的画面。黑夜将至，夜幕像一种精制的灰色织物般地缓缓降临，正面望去，湖水上倒映着夕阳的余辉，湖面变成圆形，恰似一块巨大的锡板；两岸，枝干细直的绿树仿佛从沉睡的幕布上长出来似的，此时，外表活像淡紫色的廊柱，以其规整的布局在湖滨绘出道道精制的曲线；远处，群山耸立，大片混杂的枝叶，地平线被大块的黑色斑痕所遮盖。在这些斑痕后面，但见炭火般的光焰，落日西沉，只烧红了灰色天际的一隅。在平静的湖面之上，在低矮的乔林之上，在厂阔无垠地原野上，天穹伸展，无边无际，深邃辽阔。作为大自然之一隅的这一大片天空，发出一种轻微的震荡，显出一种隐约的凄凉；一种难以言状的秋日的忧郁从阴暗的高处坠下，一个这样温柔凄清的夜晚，以至布洛涅树林渐渐包裹在阴影之中，失去它白昼的风彩，逐渐变大，充满了森林强大的魅力。车队的阴影淹没了光怪陆离的色彩，马车的小跑声高了起来，就像远处传来的树叶声和流水声。一切都归于寂静。在万象隐匿的当儿，湖中央，宽大的游船扬起了风帆，衬着落日火红的余辉，清晰而富有活力。除了这帆，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只见这黄色的三角帆在愈变愈大。

勒内，在百无聊赖之中，一种不可告人的奇特的欲念刺激着她，她望着这连她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景致，望着这充溢着艺术魅力的尘世间的风光，树林在这令人心颤的静夜里显得神圣，成为一个理想的林中空地，在其深处，古时的神灵也曾风情万般，悄悄地施行着种种美妙的通奸和乱伦之举。随着马车的远去，她仿佛觉得，在她身后，在她沙沙作响的裙袍下，梦幻般的土地与黄



贪欲的角逐

昏同期而至，羞怯的、超凡脱俗的云雨之情，她那病态的心理和慵倦的肉体从中得到了满足。

当湖水和小树林在阴影中隐匿，地平线上只留下一片黑色的沙滩之时，少妇猛地转过身来，气恼地抽噎着说：

“什么？……别的东西，当然了！我要别的东西。我明白吗？我！要是我明白……不过，你看见吧，我有许多舞会，许多晚宴，许多像这样的游乐。这都是千篇一律。真没劲儿！……男人全都令人讨厌，啊！是的，令人讨厌……”

马克西姆笑了起来。一些热情从她那贵妇人的高雅外表中流露出来。她不再眨眼皮，前额上皱纹深陷；她那孩子赌气似的嘴唇热切地向前翘起，在追寻她所期望却又无以名状的乐趣。她看见自己的同伴在笑，可是她却全身颤粟，停不下来；她半躺着，一任车子摇晃，继续冷冷地说：

“当然，不错，你们是讨厌的……这话可没有针对你，马克西姆：你太年轻了……不过我得告诉你，阿里斯蒂德起初可真让我不愉快！还有其他一些男人！那些爱过我的人……你知道，我们俩是好朋友，和你在一起时我无所顾忌；哎，真的，几天前，我就厌倦透了那种受人爱慕、受人奉承的有钱女人的生活，甚至想成为一个洛尔·德·奥里涅，做一个靠男人的爱活着的妇人。”

马克西姆笑声更高了，于是她强调说：

“是的，一个洛尔·德·奥里涅。那会有趣得多，不会总是千篇一律。”

她稍停片刻，仿佛是为了想象她将要过的那种生活，看看她是否成了洛尔。接着，她又泄气地说：

“总之，”她又说，“那些女人一定也有自己的烦恼，她们也一样。一点不奇怪，是这样的。这就够呛了……我多次说，需要别的东西。你清楚，我，我猜测不出；但别的东西，某种别人没



贪欲的角逐

有的，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那是一种希有的说不清楚的乐趣。”

她放慢了说话的速度。她说出最后几个词，同时在寻觅并沉浸于一种深深的梦幻之中。此时四轮马车踏上通往树林出口的大道。阴影渐深；两岸密布的矮树就像浅灰色的墙垣一样，；那些在美丽的夜晚坐满盛装市民黄色铸铁椅子，空无一人，沿人行道排列着，冬日骤至使公园里这些坐椅平添一种忧郁的气氛；回程车辆沉闷而有节奏的转动声、嘈杂声，仿佛一阵凄凉的呻吟，穿过空荡荡的大道。

马克西姆或许体会得出那种荒唐生活的整个淫逸情调。如果说他还太年轻，尚未投身于纵欲冲动之中的话，他却有着极大的私心，有一种大大咧咧的冷漠感，他已经极度厌倦现实生活，从而表现出沮丧、麻木、完结的神情。同往常一样，他为这一表现注入了一丝光彩。

他像勒内一样躺下，用一种痛苦的声调说：

“哎！你说得对，”他说，“这真没劲儿。行了，我可不比你自在多少；我也经常幻想别的东西……再没有比旅行更蠢的事了。挣钱，我更喜欢挣钱吃饭，尽管不会总像人们预先想象的那样开心。爱，被别人爱，不久就会失去兴趣了，对吧？……啊，没错，厌倦透了！……”

少妇没有回答，他继续说下去，想用一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使她震惊。

“我呢，我希望会有一个女教徒爱上我。哎，这也许是荒唐的！……你啊，你永远也不会做梦去爱一个你一想到他就要犯罪的男人。”

而她则阴沉着脸，马克西姆见她一声不响，以为她没有在听。她的脖颈依靠在四轮马车的软垫边上，好像睁着眼睛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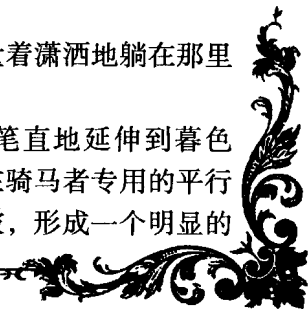


贪欲的角逐

了。她在沉思，毫无生气，沉湎于使她精神沮丧的梦幻之中，她的双唇不时在神经质地微微颤动。她被黄昏的阴影缓缓吞没；这阴影所包含的模糊的忧伤，克制的肉欲，隐约的期望，影响着她，使她沉浸在一种疲惫和病态的状态之中。毫无疑问，当她注视着坐在前座上的赶车人的浑圆的脊背时，昨夜的欢悦便浮现在脑中，想起那些她觉得如此无聊、不愿再赴的宴席；她看到了她从前的生活，她立即就能满足的欲望，对奢侈的厌恶，同样的温存和同样的背叛导致的极度乏味。接着，她紧张的情绪无法捕捉的那种“别的东西”的念头，犹如一种希望，带着肉欲的颤动，在她脑海中浮现。就这样，她的幻想插上了翅膀。她竭尽全力在想，可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词却潜入降临的夜幕之中，消失在车轮不停的滚动声里。马车轻微的晃动更平添了一种犹豫，为她明确表达自己的欲念增加了障碍。而一种巨大的诱惑正从这片混沌之中，从道路两旁阴影覆盖的矮林之中，从车轮的滚动声之中，从那种充斥着微妙的麻木感的轻微的摇摆之中冉冉升腾。千千万万微小的灵感从她皮肤掠过：没有实现的幻想，不可名状的肉欲，含糊不清的愿望，天色昏暗的归途中布洛涅树林所能注入一个女人厌倦心田里去的一切美妙的和畸形的东西。她将两手埋进熊皮里，淡紫色天鹅绒翻领白呢外套使她感到非常暖和。就在她伸出一只脚想舒服地放松一下的当儿，她的踝骨轻轻碰到马克西姆微温的腿，可是她对这种接触一点反应也没有。一阵摇晃使她从半睡状态中醒来。

她抬起头，用她那灰色的眼睛奇怪地打量着潇洒地躺在那里的年轻人。

此时，四轮马车走出了树林。皇后大道笔直地延伸到暮色里，两排涂了绿漆的木栅栏一直通向天际。在骑马者专用的平行侧道上，远处有一匹白马，将灰色的阴影划破，形成一个明显的



贪欲的角逐

斑点。另一边，沿着马路，夜晚出来散瞳的人随处可见，一团团黑点徐徐向巴黎走来。在前方，在纷杂蹿动的车流尽头，凯旋门安详矗立，在炭黑色天空的巨大斜面上泛着白光。

当马车加速小跑的时候，英格兰风格的景致使马克西姆着迷，他注视着林荫道两旁形态各异的公馆，这些公馆前的草坪一直延伸至平行侧道；勒内展开了奇妙的幻想，她消遣似地望着天边，星形广场上的煤气灯嘴一个个亮了起来，这些闪烁的光亮用黄色的小火苗伴随着正在消逝的白昼，她似乎觉得有什么在秘密地召唤着她，似乎感觉到冬夜五光十色的巴黎是为了她才如此辉煌，为她准备下了梦寐以求的那种不可名状的欢乐。

马车走上奥尔唐斯皇后大道，停在蒙梭街的尽头，距马尔泽尔布大街几步远的一所处于庭院和花园之间的大公馆门前。两扇镀金装饰的铁栅门开向庭院，每扇门的两侧有一对同样镀了金的瓶形玻璃灯，灯内燃烧着大支的煤气火苗。两扇门间，一间雅致的小屋里住着看门人，它隐约使人联想到一座希腊小庙。

马车一走进庭院，马克西姆就敏捷地跳到地上。

“你知道，”勒内拉住他的手说，“我们七点半开饭，你更衣的时间将近一个多小时。别让我等你。”

然后她微笑着补充说：

“马赫伊一家要来……你父亲希望你对路易丝要非常殷勤。”

马克西姆耸了耸肩。

“这差事可不轻松！”他嘟囔着说，话音里充满不高兴。“我很想娶妻，但要向她献殷勤，这可太愚蠢了……啊！勒内，今天晚上，如果你能把我从路易丝那里解救出来，那你真太好了。”

他做了个怪相，像拉苏什一样拿腔捏调并做出滑稽样，每逢他开这种惯常的玩笑的时候，他都是这个样子。

“亲爱的继母，你愿意这么做吗？”



贪欲的角逐

勒内像对待一个同伴似的摇晃着他的手。接着用快速的语调开了一个大胆的、神经质的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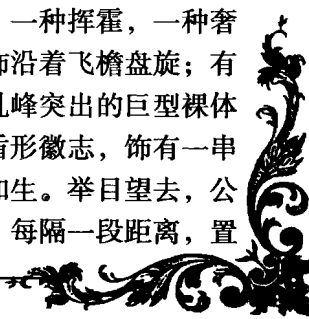
“哎！要是我不是你继母，我想你会向我献殷勤的。”

年轻人似乎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因为他已经走过了马尔泽布尔大道的拐角处，可仍然在笑。

马车驶进，停在台阶前面。

这台阶，梯级低矮宽大，宽大的玻璃挑棚遮在上面，边上镶有流苏和金属球檐饰。公馆的两层楼高踞于配膳室之上，地下室嵌有毛玻璃地方形玻璃窗在地平线上都可以看得清楚。台阶上面，前厅门向前伸着，两侧是嵌入墙中的细柱，于是形成一种正面突出部分，每一层都开了一个圆形窗洞，直到屋顶，顶部呈三角形。各楼层每一边有五个窗子，简易石制窗框装在周围，规则地排列在建筑物正面。屋顶，是复折的，截得四四方方，宽大的斜面几乎成了直角。

然而，朝花园那边，建筑物正面尤为富丽堂皇。一个豪华的台阶通向沿整个低层伸展的狭长的阳台；这阳台的栏杆，风格与蒙梭公园栅栏相似，上面的镀金比庭院挑棚和灯饰上的还多。公馆矗立着，两角有两个圆亭，是两种风格各不相同的小塔，一半嵌在主楼里，精心设置在圆形房间中。公馆中央，是另一座小尖塔，更加深入进主楼，微微隆起。圆亭高而细长的窗户，颇为稀疏，在建筑物的平面部分看似棱角分明，底层是石制栏杆，上面几层都是镀金锻铁楼梯栏杆。这是一种炫耀，一种挥霍，一种奢华。公馆里雕饰遍布。窗户四周，无数枝装饰沿着飞檐盘旋；有些阳台宛如绿色的花坛，被一些腰肢扭曲、乳峰突出的巨型裸体女人雕像支撑着；此外，到处都贴有花哨的盾形徽志，饰有一串串的花朵和玫瑰，石头和大理石都变得栩栩如生。举目望去，公馆里更是百花争艳。屋顶周围，是一圈护栏，每隔一段距离，置



贪欲的角逐

放着几个石盆，里面的石头闪闪发光。在那儿，屋顶室的小圆窗开在一堆不可思议的水果和树叶雕饰中间，这些圆窗之间，这种卓绝的装饰艺术的主要标志呈现出来，圆亭的三角楣，中央又是大型裸女雕像，她们在一束束灯心草间玩着苹果，做出各种姿势。除了这些装饰之外，屋顶上还建有锯齿边铅条饰走廊，两个避雷针和四个对称的大烟囱，烟囱也是经过雕刻的，像其他建筑一样，就像建筑物上的人造火束。

右边，有一座宽敞的温室，嵌入公馆的侧面，经由一座客厅的落地窗与主楼底层相通。花园，由一道篱笆遮掩的低矮的栅栏同蒙梭公园隔开，有一个相当陡的斜坡。与住宅相比，这花园显得很狭小，窄得一块草坪和几丛绿树就把它塞满，活像一个小丘，一座绿色的石基，上而雄踞着身披盛装的公馆。从公园那边看，浅草地上，小灌木那闪亮的涂了漆似的绿叶之上，这庞大的建筑物仍然崭新，全是灰白色的，可谓面色苍白，加上它那沉重的石板帽子，它那镀金栏杆，它那光彩照人的雕塑，使它像炫耀阔绰的暴发户般愚蠢。这是新卢浮宫的一个缩影，拿破仑三世风格最典型的样板之一，属于那种杂有各种风格的混合物。夏日的黄昏，当夕阳西斜，映照在白色建筑物正面金色的栏杆上时，公园里的游人便驻足不前，望着挂在底层窗子上形成褶裥的红绸窗帘；透过宽大明亮，像时髦大商店玻璃橱窗那样向人展示里面豪华的窗玻璃，那些小市民们，瞥见某些角落里的家具，几匹绫罗绸缎，富丽堂皇的天花板的若干部分，他们站在路中央，目不转睛地看着，羡慕和嫉妒从眼神里流露出来。

而就在此时，荫影从树上投下，公馆正面睡着了。另一头，在院子里，勒内在仆人恭敬的搀扶下走下车。在一个装了玻璃的库房背后，排排红砖砌成的马厩，栗色的橡木门朝右边敞着。左边，像是为了对称，紧贴着邻室墙边，有一个装饰十分考究的壁



贪欲的角逐

窠内涓涓细流从一对爱神紧抱着的一只贝壳里尚出。少妇在石阶下站了一会，轻轻抖了抖不肯落下的裙子。适才车马喧闹的庭院，此刻又归于寂静，连续不断的流水声从高雅的静谧中传来。而公馆内，秋天的第一个盛宴即将点亮所有的分枝吊灯，在公馆大片的黑暗之中。唯有低矮的窗户在闪闪发光，熠熠生辉，明亮的灯光投射在如棋盘般清晰规整的铺满细石的天井里。

勒内推开前厅门，同她丈夫的随身男仆迎面相遇，他手里拿着一把银壶，正要下配膳室去。这人神态傲慢，一身黑衣，高大，壮实，面孔白净，留着英国外交官式的端庄的颊髯，神情严肃，俨然一个大法官。

“巴蒂斯特，”少妇问道，“先生回来了吗？”

“回来了，夫人，他在更衣，”仆人回答，头向一旁歪着，这神态意的王子恐怕都望尘莫及。

勒内慢慢登上楼梯，一面脱着手套。

前厅极度豪华。一走过来，就轻微地感到一种压抑。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向上一直铺到梯级，墙壁和门上挂着大幅红色丝绒帷幔，使得类似小教堂里的一种静谧和散发着微香的空气显得有些沉闷。帷幔从高处落下，天花板很高，凸出的蔷薇花饰在镶着金条的彩色拼花玻璃框架上。楼梯两侧的白色大理石栏杆上有一条红丝绒扶手，楼梯分为两边，微微弯曲，大厅的门就在两边楼梯之间的尽头。在第一个楼梯平台上，一面巨大的镜子覆盖着整个墙壁。下面，两边楼梯脚下，大理石基座上，是两座半身赤裸的镀金女人铜像，手里托着五个灯嘴的大型高脚灯台，强烈的光线在毛玻璃球形灯罩下显得很柔和。此外，两旁还排列着奇妙的马约里卡陶盆，盆里盛开着各色珍贵的花卉。

勒内在上楼，每登一级，镜子里的她就变得更大；她带着最受欢迎的女伶们的那种疑虑询问自己，别人说她美貌动人，是真

